

徐铎 著

留在城里的知青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● 徐铎 著

留在城里的知青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徐铎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留在城里的知青 / 徐铎著. —大连:大连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-7-5505-0416-5

I. ①留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2598 号

出 版 人:刘明辉
策划编辑:张 波
责任编辑:李 莹
封面设计:宋善怡
版式设计:张 波
责任校对:张 岚
责任印制: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:大连出版社

地址: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

邮编:116011

电话:(0411)83620442 / 83621075

传真:(0411)83610391

网址:<http://www.dlmpm.com>

e-mail:zh@dlmpm.com

印 刷 者: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70mm × 230mm

印 张:18

字 数:276 千字

出版时间: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505-0416-5

定 价:38.00 元

同时代人的经历有共同之处,我的人生经历却与众不同。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,热血青年向往的广阔天地没有接纳我,我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——留城知青。我拖着残疾的身躯,走进了一个弥漫着苦土味的小工厂。在这里,开始了我的人生……

人哪,不能忘记他的出生日,不能忘记他的入学日,也不能忘记他走出校门的日子。走出校门、走向社会的这一天对我来说,是记忆犹新的……

一九六八年的秋天,全国上下都在喊着一个口号,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,上山下乡闹革命,扎根农村六十年”,后来又说扎根农村一辈子。接下来,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广阔天地,一夜间,由红卫兵小将变成了知识青年。那会儿,我没有想过留在城里,我是真的想与同学们一起到乡下去,当一名真正的知识青年。那时候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,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我的同学马旦为我下乡的事情找到了来学校接我们的“五七战士”,他告诉“五七战士”,说我能写会画,为了能说服“五七战士”,马旦还把我画的一幅肖像画给他看了。这个“五七战士”挺爱惜人才的,还真的有点动心了,他去找了贫下中农代表,说起我想到乡下插队的事情。

那位贫下中农代表是生产队长,他像是在骡马市场端量牲口那样将我从上到下端量了一番,他那有着泥土味的口音里面还夹杂着一股牲口的粪味:咱们乡下,用不着写写画画,除了鸡巴挑拉抬扛,就是他妈的出大力,一年当中春种秋收,鸡巴壮劳力都顶不下来,何况他一个鸡巴腿脚不好的人。留在城里吧,掌个破鞋当个裁缝,至少能挣口饭吃。

贫下中农代表的话说得不大中听,但却很实在。我当时心里冰冰凉,我是真的想下乡,可乡下真的不要我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那些日子,城里倒是空空荡荡,我的心也空空荡荡,天天蹲在街头,看那些人画大批判专栏。那年月,人们身上穿的,先是黄的,后是蓝的,再是灰的,再再后来,又是黄的。人们钟情于黄军装,如果

谁有一件真正的黄军装,那是相当的自豪。吃的也是,居民粮食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半,唯独学生每月定量三十斤,天天是黄澄澄的苞米面,菜里没肉也没油水,男女老少的肤色都是黄皮拉几的,成了名副其实的黄种人。但在那年月,最让人们引以为豪的就是市面上的大批判专栏,一个比一个气派,一个比一个有水平。

因为经常看画专栏,与城里十字街头那个画大批判专栏的人便熟悉了,他姓周,从前是摆小人儿书地摊的,没想到他会画画,而且画得不错。看到我经常到他这儿来,他也让我试一试身手。下雨天打孩子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我就帮着他写看板上面的美术字。一天写下来,我没有什么奢求,姓周的把用过的广告色瓶送给我,再就是几支用过了的秃笔。这样我也很知足了,我要的就是瓶子底剩下的那点颜料,我可以用它画我的画儿。姓周的看我写的美术字挺舒服,有时候,我一动笔就是一天,简直成了他的帮工。那时候,我曾经梦想着,我的举动会不会感动姓周的,他与革命委员会的人说一说,留下这个知识青年吧,他能写会画,咱们这个大专栏需要这样的人才。然而,梦想总归是梦想,不可能成真。

当我有了足够的颜料,可以认认真真地躲在家里画一阵子。再到街头去的时候,画专栏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姓周的了,换成了一个陌生人。他的表情很生硬,脸色也很阴冷,他没有让我靠近。问起姓周的到哪儿去了,他也只是摇头。后来,我从别人那里知道,姓周的死了。为什么死了?姓周的有肺结核病,也就几天的工夫,他就从这个世界上消逝了。因为这个人不在,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。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了肺结核,所以,他也一直没有参加工作,只能在街头摆小人儿书地摊,干些不出力气的活儿养家糊口。我那时经常去看小人儿书,一分钱能看一本,姓周的很聪明,他经常把一本厚小人儿书分成两本,这样,他就能收到两分钱。我们看小人儿书的孩子们也经常偷偷地交换着看,这样,花一分钱可以看到几本小人儿书。其实,姓周的也知道我们的小伎俩,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并不那么计较。

姓周的突然离世,让我也挺茫然的。那些日子,我不知该向何处去。他活着的时候,经常念叨一句话,既然喜欢画画,那就画下去吧。我要不会写写画画,早让街道当成闲散人员打发到乡下去了。那时候有一句口号,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。

知识青年下乡的第一个春节,我的同学们从乡下回到了城里。



他们的肤色黑了,身体也健壮了,说话不但带有乡土味,而且还夹杂着牲口圈里臊烘烘的气味。几乎每个人都会讲故事,也就是今天的黄段子。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再聚首,有着说不完的话。走向广阔天地的他们,运气也不尽相同,插队到富裕一点的山村,一天能挣到六七毛钱,差一点的,能挣到四五毛钱,再差的,只有两三毛钱,有的不但没有挣到钱,反而还欠下了生产队的工分。我的同学们所在的青年点因为守着海,一天八分工,能挣到六毛钱,这次秋后分红,他们都有三五十块钱的收入。除此之外,他们每个月有四十五斤的口粮。让我羡慕的是,他们下到青年点,还是一个群体,多则二十几人,少则十几个人,大家在一起干活儿,一起生活,吃住在一起,应该是很有趣的。同学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他们几乎人人都开始了寻求爱情,因为在乡下,生活太单调了,光靠着听裤腰带以下的故事已经无法满足心里的冲动,于是,无论男女,大家都在恋爱或者说想恋爱。过了年,过了正月十五,同学们又都回到了乡下,而我,又陷入了惘然与孤独之中。

我们家的家庭出身不好,是地主兼资本家。按妈妈说的,这个成分兼得有些冤枉。说来话长,想当年,我的父亲邓修齐是一个流浪街头要饭的孩子。有一年冬天,邓修齐又冷又饿,昏倒在了邓家大院的门口。邓家人救起了邓修齐,并收养了他。邓修齐也改随了邓家的姓,从此,他对邓家人忠心耿耿,邓家人也没把他当外人。邓修齐一天天长大了,邓家人做主,把伺候老太太的那个丫头何清莲许配给了邓修齐,就连婚礼也是邓家给操办的。想当年,很多人羡慕邓修齐,说他沾了邓家的福气,也跟着飞黄腾达了。

解放前夕,邓家人要全家迁居香港了。临行前,邓家人把邓家大院和家产统统交给了邓修齐,让他经管着这座院子。过不了多久,他们还会回来的。邓修齐尽心尽责,替主人管着邓家大院。没过多久,土改划成分的时候,邓修齐的麻烦来了,他本来是个流浪孩子出身,这一回,却要划成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了。为这事,邓修齐找过政府,政府的人告诉他,你已经跟随了邓家的姓氏,也成了邓家财产的主人,把你划成这个成分一点也不冤枉。

既然政府的人也下了这样的结论,邓修齐只能接受。我是解放以后出生的,所以,我一出生家庭出身一栏里标明的就是地主兼资本家。更不幸的是,我五岁那年,患了小儿麻痹症。经过治疗,我能走路了,但是,还是一瘸一拐。

我是家里的老大,家里的一些活儿父亲也多是吩咐我去做。母亲经常抱怨父亲,孩子的腿脚不好,别让他干了。父亲的心很硬,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,干活儿累不死人。再说,多干些活儿对他有好处。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总是不停地劳动,我腿上的肌肉虽然有些萎缩了,但是筋骨却没有萎缩。比起正常的孩子,我有缺失,可我也有偏得,腿脚不行,手却是十分的灵巧,眼睛看到什么,我的手就能画出来,不论在纸上,还是在墙上或地上。我很喜欢画画,画画的时候,我的心情愉悦极了,把什么都忘记了。我走出校门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姓周的,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但是,他对我的启蒙,让我受益匪浅。在我刚刚走出校门的那一段最为孤独的日子里,是他给了我一个锻炼的机会。可惜,一个好心人早早地在我的生活当中消逝了,我一下子又跌落到了孤独与迷惘之中。

一九七一年三月,刚刚到来的春天比冬天还要寒冷。一群留城学生的心里却装着一颗红太阳,浑身上下暖洋洋的。从县革命委员会安置办传来了消息,毛主席没有忘记家庭生活困难、身体有疾病的中学生们,他老人家把百万知识青年送到广阔天地之后,等待了两年,终于要为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知青们安排工作了。大家的心里都惴惴不安,都盼着幸运的降临。

那年月,在我们的心目当中,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最红最红的,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也是最棒最棒的。除了极少数的知青能走进解放军这所革命的大学校,能走进全民所有制工人阶级队伍,而绝大多数知青都到了有着广阔天地的农村插队落户去了。好像大浪淘沙,金子当了军,银子当了工人,铜铁锡当了农民,炼矿剩下的渣滓就是我们这些人。因为家庭生活困难,因为身体有疾病,我们的人生落脚点最终在何处?县里的人宣布:留在城里的知青全部安排到民生街道“五小”工厂当工人。

街道工厂算什么体制,国营的?大集体的?

安置办的人说,什么国营的大集体的都不是,要算也只能算是小集体。

眼巴巴期盼着的留城学生们失落感达到了冰点。县安置办的



人也看出了我们的心事,他说,你们可不要挑肥拣瘦,你们也就是生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吧,如果你们生在资本主义国家,你们就得冻死、饿死。哪个不想去,把手举起来。

我们都不吭声,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去,但也没有一个人举手。那年月,事事都能上纲上线,谁也不想引火烧身。人们大都看不起婆婆妈妈的街道,农村还算是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、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,而街道是什么?是老大妈,是家庭妇女,是双开除的,是劳改释放分子,是失去饭碗的地富反坏右之流、地痞流氓二流子聚集的社会渣滓的底层角落。

我们对民生街道的人造木厂并不陌生,工厂刚刚成立没有多久,但工厂大院很有历史,最早是俄国人建的军营,后来成了日本人的兵营。解放以后,苏军在这儿驻扎过。苏军回国了,解放军也进驻了这里。后来,军人换防了,大院空置下来了。房子不怕住,没人住的房子铁皮瓦已经生锈了。街道便在大院里搞起了“五小”工业,大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:民生人造木厂。有了人气,空荡荡的大院也有了活气。

我的同学胡华声是个舌头短了一截的人,越是有语言障碍的人,越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现自己。胡华声大声地念着牌子上的字:人操母(造木)厂……他把“造”读成了“操”,把“木”读成了“母”。他不是故意的,他的舌头的确比正常人短了一截,民间叫作秃舌子、半语子,胡华声也因此而留城。因为这个发音,大家哄地笑了,连几个女生也笑了,那股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好像释缓了一些。

走进人造木厂的第一步,就看到几十个老女人、中年女人手里握着一根根粗粗的芦苇(她们把芦苇当做道具红缨枪),腰间系着一根黄帆布军用武装带,她们看到学生们走进了工厂大门,在街道李清秀主任的指挥下,便边舞边唱:飒爽英姿五尺枪,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。杀杀杀……

一遍唱完了紧接着唱第二遍,六十岁的三寸金莲像落地的粽子一样有节奏地磕着地面,五十岁的解放脚也像苞米核子一样,甚至能踢腿弹脚做出刺杀动作。她们身后便是手持红宝书的各色人等,大家嘴里一齐喊着:欢迎,欢迎,热烈欢迎,欢迎无产阶级革命小将……

接下来便是李清秀主任讲话,她操着一口黑龙江口音。今天,

是人造木厂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,上级给我们送来了新生力量,我们工厂需要年轻人,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他们身体虽然有疾病,但是,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学生,有知识,有文化,我相信,他们的到来会为我们人造木厂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当然,知识青年也要接受再教育,不要做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孔老二的孝子贤孙。我也提醒大家,人造木厂是阶级斗争十分激烈、阶级关系十分复杂的地方,你们要擦亮眼睛,站稳立场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街道同样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这里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,就看你是不是是一块好干粮了。

留在城里的知青当中也有投机分子,投机分子无非就是逃避上山下乡。在那年月,能逃避上山下乡的,都是有些能量的人。我们班膀大腰圆的乔卫东,一顿饭能吃三个饼子,他说他有胃溃疡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就是“胃亏肉”。他没下乡,因为他最害怕虫子。他父亲是县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,他也就留城来到了民生街道直接当了出纳员。

我从来也不与谁攀比,我是一个留在城里的知青。这是一股洪流或者说是潮流,你不可能逆之而行。我没下乡,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等待,终于等到了进街道工厂。这是另一种幸运,一天下来有九毛钱的收入。我的工作环境是工厂里最苦最累的搅拌车间,我与胡华声一起到了这个车间。班长叫吴忠良,他生着一双鹰眼,一只鹰钩鼻子。他从前是交通警察,一九六一年闹饥荒,他在街头执勤的时候,把跑进城里偷着卖花生卖鸡蛋的农民当投机倒把分子抓了起来,然后扣留下东西,让他们滚蛋。执法犯法,判了三年。丢了铁饭碗,不得不端起了泥饭碗。明明他不是个好人,偏偏他那双鹰眼里的人好像统统都是坏蛋。

我们进工厂的第一件事,便是接受忆苦思甜教育。开会之前,要唱忆苦思甜歌曲……

天上布满星,月牙儿亮晶晶。

生产队里开大会,诉苦把冤伸……

歌曲唱过,一个名叫马莲香的女人开始正式诉苦。她说,孩子们哪,你们生在红旗下,长在红旗下。毛主席说了,阶级斗争要天天讲,月月讲,年年讲,不讲你们就给忘了。从前咱们金河县城里有这样的说法,“阎半城,曹半坡,划拉划拉比不上老夏家一半儿多。”意思是说,城里的房产大半是姓阎的,城外山坡上的果园几乎



都是姓曹的，城边的地大多是姓夏的。姓夏家的地也真是多，当年我老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到老夏家去要饭……

一听到要饭，李清秀不高兴了，打断了马莲香的话。让你们诉苦，你们就要饭要饭。你要饭，我要饭，他也要饭，千千万万贫下中农都是靠要饭活着，那地主不就成了大救星是不是？告诉你们，我们家就没有要过饭。我就不信，你们都是靠要饭度过旧社会的。我们应该人穷志不穷，地主的饭，饿死也不吃，才能表现我们劳苦大众的志气。

马莲香干咳了两声，接着往下说。姓夏的地主要狗腿子给我们一口吃的，狗腿子不乐意，老地主说，他们吃了不白吃，他们吃了以后，拉出的屎照样会在我们家的地里沤粪。我父亲要的是穷人的志气，他带着我们全家走啊走啊，他不相信，我们一家人真的会把屎拉在他家的地里。也不知走了多远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我们终于要拉屎了，拉完了屎，我老爹看到一个拾柴草的人，就向他打听，这地是谁家的。人家回答，这还用得着问吗，这地是老夏家的。我老爹气得大病了一场，他发誓，从此就是吃野菜，吃谷糠，也不出门要饭。

李清秀也没有再追究马莲香，她挺严肃地说，你们这些人，该反动的，该革命的，早都人五人六的定性了。而这次分到咱们人造木厂的留城的知青，他们的世界观可没有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。我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而不能让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。在这些年轻人当中，有家庭有问题的，也有出身有问题的。我们是唯成分论和不唯成分论，只要你跟着无产阶级走，我们就当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……

每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只能把头低下去，这是最能表现俯首甘愿的意思，此时此刻，无论别人再说什么尖酸苛刻的挖苦话，我也会忍了。守分安命，顺时听天。到了这个工厂，我也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处，我应该珍惜它才是。我与别人的不同，是我的肢体已经不健全了，我懂事比别的孩子早，我明白我的与众不同。除了肉体身躯，我背负着家庭出身的罪名，我还顶着政治的枷锁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对于邓家从来都是怀有感恩之心。本来应该是地主老财的邓家人审时度势，去了国外，邓家的这顶地主资本家的帽子自然就落到了父亲的头上。好在邓家人没有作恶多端，没有欺压百姓，所以，平日里有人羡慕大院子，羡慕邓家人过的

日子,却没有人憎恨邓家人,于是,父亲这个代人受过替人顶罪的伙计也就不那么可恨了。

人造木工厂里有一个从前做过接产婆的许姨,见到我,她主动说起了为我接生的事……想当年,邓修齐跟何清莲办喜事的那天,明明是万里晴空,他们一对新人正在磕头拜天地的时候,瓢泼大雨从天而降。那天,作为街坊的许产婆也来赶人情,她与几个妇人坐在一张桌上。大雨浇下时,她们几个还私下议论,结婚最忌讳的就是婚礼时天降大雨,再就是打碎了镜子。邓修齐与何清莲本来是一对苦命的年轻人,他们俩得到了邓家的恩惠,也许是恩惠得过了头,这个福分,他们俩享用不起。

许姨跟我说,你爸你妈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你,结果,你的腿脚落下了残疾。也好呀孩子,腿脚残疾了,能带走许多属于你的灾难。以后,你就是一个命很硬的人,遇到什么难事也不会难倒你的。

我的父亲邓修齐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常年生活在邓家大院,经常服务于老秀才身前身后,邓修齐看着老先生写写画画,他也能描画上两笔。开始时,老爷子并没有在意。有一次,在老爷子没有完成的画作之上,邓修齐给补上了几笔,事后,老爷子发现了,大为惊叹,他没有想到自己家的伙计能有这样的天分。邓家的人好,好就好在并未在意伙计的胆大妄为,敢在主人的画作之上胡画乱抹。日后,老爷子画画时,总要把邓修齐叫到跟前,时不时地让他也画上几笔。关于这件事,老先生一直十分的自豪,他经常对老友们说,我们家的伙计都能写能画,可见我们家的门风有多么的儒雅。

解放以后,因为邓家的财产统统归了公,邓家大院里理直气壮地住进了十几户贫民人家。我们家从上屋搬到了厢房,后来,又搬到了门房。父亲到了一家印刷厂当了工人,母亲也去了一家商店做了营业员。他们从前不是剥削阶级,现在也成了劳动者。老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个底细,他们也没把我们家看成是地主兼资本家。

我们工厂使用的生产原料是一种用石头烧成的粉末,学名叫氧化镁。因为闻起来气味苦苦的,所以人人都叫它苦土。不论是谁,只要是头一回接触苦土,闻到苦土的气味,就会情不自禁地流



眼泪。闻得久了,也就闻不出苦味,也不会流眼泪了。工厂另外一种生产原料是氯化镁,就是民间所称的卤水,就是《白毛女》里杨白劳自杀时喝的那种点豆腐的水。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,因为卤水能把豆浆凝固,所以,卤水也能把人体内的血液凝固,所以杨白劳选择了卤水当毒药。工厂大院里到处弥漫的都是这两种苦涩的毒气,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大院,自从有了苦土和卤水的气味,那些在这里滋生了百年的毒虫们也渐渐地消逝了。

工厂里有一个名叫周天池的技术员,是他把苦土与卤水合在了一起,制作出了喂猪用的槽子,这才诞生了人造木厂。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,十个八个家庭妇女干就足够了。那年月,新生事物总是不断出现。这种猪食槽子一经问世,就立刻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喜爱。原因就是这种槽子喂猪,猪的食欲特别好,那年月,人人都盼着猪越肥越好,偏偏那猪吃得越多,身体越瘦。一年吃到底,贫下中农也看明白了,苦土做的槽子也快漏底了。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才弄明白,原来,猪的食欲好是因为卤水有味道。长时间的浸泡,卤水让猪食渐渐地消融了。因为卤水有毒性,那猪才越吃越瘦。

接下来发生的,就是贫下中农们纷纷把猪食槽子砸了,又开始用木头槽子和石头槽子装猪食。成千上万只苦土做的猪食槽子如何处置?如今的人造木厂也不再是从前的“五小”工厂了,工厂接收了这么多的知青,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工厂倒闭吧。

李清秀到了县革命委员会找到了赵铁钢主任,让县里想办法帮帮忙。

这个忙怎么帮,知道了这种猪食槽子不能用来喂猪,咱们也不能把它卖到外地去吧。这种东西除了喂猪,还有没有其他的用途?

李清秀倒是想起来了,平时生产出来的废品槽子,也都处理给了职工,他们买回家去当了煤槽子。县城里家家户户都要烧煤炉子,装煤总要有个物件。全县成千上万的人家,消化猪食槽子那还不简单。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。

赵主任倒是答应了,但他也叮嘱李清秀,此事可以再一,但不可再二再三。一个工厂,靠着生产这种产品维持生存,那可是没有出路的。

李清秀告诉赵主任,这个问题他们早就想过了,人造木厂虽然是“五小”工厂,但他们也一直在搞新产品的研制。她现在面临的

困难就是，一面要应对社会事物，一面还要关照这个工厂。从前还好说，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知青，所以，她需要上级再派一个干部来。

关于派干部的事，赵主任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干部虽然不敢挑肥拣瘦，可都不愿意到街道小工厂任职。那时候，赵铁钢的妻子任慧之刚刚解放出来不久。她从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长，教师出身，正是因为许多留在城里的知青，他才想到了让妻子任慧之到民生街道人造木厂去工作。

可任慧之还是想到学校去。当了二十多年的教师，她熟悉这个职业，她也喜欢这个职业，她舍不得离不开教育岗位。

丈夫开始做妻子的工作……运动开始的那一年，搞教育革命，在一次批斗会上，任慧之教过的一个学生用一把铅笔刀割破了任慧之的胸部，说是想看一看任老师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。那一幕是她终身的痛，她曾经说过，这辈子不想再当老师了。可真的让她自己抉择的时候，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曾经做过的教师职业。

赵铁钢说，现在的学校，还在搞教育革命。究竟是停课闹革命，还是复课闹革命，还没有一个定论。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要，但是，让留在城里的知识青年们有工作，有饭吃，这似乎更重要。说到底，留城知青，他们也是学生。

任慧之想了片刻，她还是听从了丈夫的劝说。来到人造木厂当主任，也是一种责任感在驱使着她。她答应了丈夫，服从组织分配。那些天，任慧之的心情就像大风吹过之后的天空一样晴朗。她的儿子赵大军又提干了，由排长提升到了连副指导员，说明儿子并没有因为她而受到影响。来到人造木厂上任的第一天，任慧之没有兴师动众，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这个充满了粉尘的工厂。不是微服私访，她是想掌握第一手情况。

那天也巧，从不与人发生冲突的我与顶头上司吴忠良顶撞了起来。到后来，我与这个家伙几乎要发生一场肢体恶战了。

毛主席说过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我不知道我的那个顶头上司吴忠良为什么对我像有仇似的。这人天生恶人相，给我的感觉十分不好，于是，我尽量回避他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，他就像是我的天敌，时时刻刻搜寻着我的蛛丝马迹。因为自身的残疾，因为自己的家境，别说惹是生非，懂事以后，我就做到了夹着尾巴做人。从小时候起，别的孩子敢做的事，我不



敢做；别的同学敢说的话，我不敢说。我自认为我的老实也博得了周围人的同情，几乎没有人与我过不去。偏偏这个吴忠良，他总是想从我的身上寻找到一点什么毛病，当他找不到我的任何破绽的时候，就给我取了一个绰号，严格说来就是对我人身的诋毁，对我人格的污辱。他叫我地不平。还说这不是他的发明，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方砖铺地地不平，讥讽的就是我们这些腿脚不好的人。

听他信口雌黄，我实在不能忍受了。我说，你不觉得你很无耻，也很无知吗？

吴忠良说，我就是一个无羞无耻的人，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知道你读过几天书，你应该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……报应懂吗，报应，你这是报应，你们统统都是报应。你是前辈子什么时候作了孽，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老天爷就是让你来到人间当牛当马当驴当狗你都不够格，所以，你只配给我们逗个乐子。你以为你是个人，你是个人吗？是人也只能是个废人。

我忍无可忍了，我再忍受下去，就真的失去了做人的尊严。我那时什么也不顾了，冲到了吴忠良的跟前，与他扭打到了一起……

几个人冲进了车间，把我和吴忠良拉扯开了。

高排长呵斥吴忠良，你是老职工，还是班长，邓铮他们刚刚到咱们工厂，他是知识青年，你怎么能跟他打架？

吴忠良满不在乎地说，这小子不知好歹，取个外号怎么了？人无外号不发，你们叫我“二两”，叫我“三坏”，我叫你“高胖子”。咱们人造木厂哪个人没有外号，偏偏叫不得他的外号？

胡华声在一旁插嘴，我们老师说了，给别人取外号就是少教。

吴忠良没羞没臊，他接着胡华声的话茬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少觉（教），你让我多睡吗？跟谁睡，跟你妈还是跟你妹？

胡华声火了，糊涂娘（吴忠良），你党个（等着）。

第二天下班的时候，工厂大门外面站着一个人，他叫贾加林，我们都叫他老六，是我们县城里响当当的一个人物。老六没有与我们打招呼，他为什么要来工厂大门口。

胡华声悄悄地告诉我，党（等）着吧，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

我正犯糊涂的时候，吴忠良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工厂的大门。看见吴忠良，老六迎上前去，用脚踩住了自行车的前轮，你就是吴忠良？



吴忠良眼睛一瞪,你是谁?滚一边去,好狗不挡道。

我是谁,我是你爹,你敢骂你爹,你的确皮紧了。话音未落,老六一拳砸在了吴忠良的脸上。妈的一声,吴忠良就窜出了鼻血。老六一个快绊将他摔倒在了地上,然后用脚使劲地踢他。一边踢,一边骂,我操你妈,我不操你妈,你不知道我是你爹。还敢问我是谁?

周围的人越来越多,有人议论着,为什么打人呀?

老六说,我最看不惯的,就是欺负人的人。你欺负一个有能耐的人也行,可这个王八蛋,他欺负身体有残疾的弱者,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。在人造木厂,你可以耀武扬威。但是我告诉你,以后,你敢再欺负他们,我不揍你个天翻地覆慨而慷,怨我手懒。

吴忠良也只能在弱者面前不可一世,在强者面前,他成了稀泥软蛋,夹着尾巴就逃跑了。老六警告他,以后,你再敢欺负他们,遇见一次,我揍你一次。

尽管老六替我出了一口恶气,但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,我知道,我触犯的是工厂里的一个恶人。老六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,没事,刚刚你也看到了,这号人就是欺软怕硬。就是毛主席说过的,也是胡华声说的,他就是日(一)鸡(只)鸡(纸)囊(老)古(虎)。以后,不管是谁,只要有人欺负你,你就告诉六哥。

其实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。看到胡华声得意洋洋的样子,我知道是他通知老六的。我和老六的交情,也是胡华声牵线搭桥的……那是去年冬天,老六的父亲去世了,胡华声拿着老人的照片急匆匆地来到了我家,让我为老人画一张大大的遗像。我照着照片,用炭笔为老人画了一张大大的遗像……我与老六的交情就这么简单,这件事情却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。记得他让胡华声给了我五块钱,尽管我很需要钱,但我没有接受。从那以后,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朋友,他就是贾加林。他的原名叫贾树林,后来知道苏联有个宇航员叫加加林,于是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贾加林。贾加林没有上过一天学,他身体灵巧得像只猴子,小时候,城里城外所有大树上面的鸟窝他都掏过。他有一身好水性,一年四季都能玩海。他没有正当职业,靠海吃海,活得很潇洒,也很富足。贾加林为人仗义,喜欢与人争强斗狠,在社会上有些名气。我是一不小心结识了老六,这次,老六替我出气揍了吴忠良,我心里并不痛快。胡华声家与老六家只有一墙之隔。小时候,他有事就找老六,已经

成了依赖了。

事后,我也责怪胡华声,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老六,我不喜欢遇事找别人替自己出气。

胡华声不这么认为,像吴忠良这号人,你不教训他,以后他会踩着你的鼻子,骑到你的头上拉屎。一看他咋咋呼呼的样子,我就来气。他可以在人造木厂称王称霸,出了大门试试。在咱们县城里,谁敢跟六哥叫号?六哥他可是敢上九天揽月,敢下五洋捉鳖的人。

我不想依仗别人,以后有事,你别找老六。你以为这是好事?我不希望别人替我撑腰。

胡华声也不高兴了,以后,他也不再做这大伯子背兄弟媳妇过河——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了。

吴忠良挨揍以后,得知我背后有一个强硬的后台,态度变得客气多了。当然,报复心极强的他不可能忘记那天丢面子掉身架的事,他一直在寻找机会。其实机会遍地都是,事情过去没有两天,就遇上了从火车站台卸苦土粉的事。吴忠良说我的腿脚不利索,为了照顾一下我,让我和胡华声在仓库里面码垛,把别人搬运进仓库里的苦土粉垛整齐。

一袋子苦土粉五十公斤重,一下子卸下来两个火车皮,有九十吨的货物,别的人像蚂蚁一样一袋一袋朝着仓库里面搬运,而仓库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码垛。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,一刻也不停地干,虽然戴着风镜和口罩,可那细细的粉土尘呛得我们眼睛已经睁不开了,眼泪好像已经干涸了,从鼻腔里还擤出了快要凝固的苦土粉的固体。整整一天,到了完工的时候,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

看我睁不开眼睛了,周天池拉着我来到了办公室隔壁的卫生室,丰荣,你快用蒸馏水给他冲洗一下,越快越好。拖得时间长了,苦土会烧坏他眼睛的。

丰荣用细细的手指好不容易才把我的眼皮翻开,虽然我的鼻子已经让一种苦涩的气味充斥着,但近距离接触一个姑娘,女孩子的气息还是一下子飘进了我的胸腔。苦土粉在我的眼皮里面快要凝固了,丰荣用大号注射器朝着我的眼睛里面冲洗,因为部分苦土粉已经凝固成了固体,好半天也没能冲洗出来。大半瓶的蒸馏水都用光了,我的眼睛依然有结块。

丰荣只是在学校跟着我们的卫生老师学过简单的卫生知识,